

[瑞典] 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著  
许永全 译 宋惕冰 校

#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瑞典] 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著  
许永全 译 宋惕冰 校订

北京  出版社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By Oswald Siren, Ph.D.

根据伦敦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Limited

1924年第一版译出

###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瑞典〕奥斯伍德·喜仁龙著  
许永全 译 宋惕冰 校订

---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三环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6.5印张 136千字

1985年8月北京第1版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

统一书号11436·1

定价：2.00元

## 序

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先生所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是一本好书。几十年前，侯仁之教授在伦敦以重价购得，藏至今日，又以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任资格推荐此书，并托人译出，公诸大众，足证此书很有价值。负责出版的同志发现书的前言中有我的名字，嘱写几句话以为介绍。其实仁之教授的推荐，已是很好的介绍。我在这里只补写几句，以表欢迎：(1)此书印出，足证外国朋友对我国城市建筑艺术很感兴趣；(2)我们可以作为一种对比材料，以证今日北京城市建筑之进步远非五十年前所能比拟；(3)我们更可用此作为一种小小的鼓励，鼓励我们努力把北京城市赶快建得比过去更好些。余不多及，即以此为序。

周谷城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 序

远隔重洋，忽得国内来信，欣悉瑞典喜仁龙（Osvald-Siren）教授的旧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已经译为中文，即将付印。译事进行之快对我来说，确实有些意外。欣慰之余，一件往事又忽然闪现在我眼前。

那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做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达到了前门车站（即现在的铁路工人俱乐部）。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象忽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直到北平解放了，这历史的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于是埋藏在我心田中并已开始发芽的这粒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探讨的殿堂。但是，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本身，却没有什么研究。还是在北平解放的前夕，我偶然在伦敦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喜仁龙教授的这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并以重价把它买下来，通夜加以浏览，我才开始意识到

这一组古建筑的艺术价值。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而他自己从实地考察中所激发出来的一种真挚的感情，在字里行间也就充分地流露出来。他高度评价这组历史纪念物，同时也为它的年久失修而伤心。在考察中，他的观测细致、记载不厌其详，这是十分可贵的。当然在记述历代城址的变迁上，由于引证的材料不尽可靠，错误之处也是难免的，但这无损于全书的价值。我个人的看法如此，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这里也就无需多说什么了。

记得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当首都的城市建设正在加速进行的时候，城墙存废的问题也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梁思成教授就曾提出过改造旧城墙的一种设想：考虑把宽阔的城墙顶部开辟为登高游憩的地方，同时把墙外的护城河加以修砌，注以清流，两岸进行绿化，这样就无异于在北京旧城的周围，形成一个具有极大特色的环城公园，犹如一条美丽的项链，璀璨有光（其部分设想，有专文发表，并有附图，可惜不在手下，据所记忆，大体如此）。我认为这一设想，是符合“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原则的。其后，我也曾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我国有一条“万里长城”，被公认为世界“奇观”之一；我们的首都也有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城墙与城门，同样是工事宏伟的古建筑，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因此，我还以喜仁龙教授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为例，借以说明它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现在，事隔三十多年，北京的城墙早已拆除。今天幸而保留下来的正阳门内外城

楼、德胜门箭楼以及东南城角楼,经过重修之后,也还是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保存了一点极为鲜明的历史色彩!同时这也足以说明只要认真贯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历史上一切劳动人民心血的创造,都应该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重放光辉。请看:就是深埋在地下两千多年且已受到破坏的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不是经过发掘清理和重新修整之后,也已经成为轰动世界的一大艺术宝藏了吗?可惜的是北京旧日的城墙与城门,除去上述几例之外,都已荡然无存(内城西南角尚有一点遗迹,有待考虑如何处理)。因此,主要是在实地考察下写成的这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就格外值得珍视了。把它译为中文,如果说在实物存在的当年,并非十分必要,可是在今天,却有了它的重要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在所有的有关资料中最为翔实的记录,有文、有图、有照片,还有作者个人在实际踏勘中的体会和感受。作为一个异邦学者,如此景仰中国的历史文物,仅这一点也是足以发人深省的。不过作者并不是单纯地凭吊过去,他也确实希望这一重要的历史纪念物有朝一日能够得到保护和维修。现在这样一个时期已经真正到来,可是旧的城墙和城门除个别者外,都已不复存在,这就是令人惋惜不置的了。但愿这类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只有这样,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才能得到进一步地发扬和光大!

侯仁之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日写于美国  
康奈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

## 作者简历

本书作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Osvald Siren)，瑞典美术史家、哲学博士。1879年生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毕业。1901—1903年，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助理。1908—1925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美术史教授，从事西洋近代美术史研究。1928—1945年，在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负责管理绘画和雕刻。1916、1917和1918年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日本讲学。曾于1920、1921、1930、1934、1935和1954、1956年先后五次访问中国。1930年成为芬兰科学院院士。1956年首次获得查尔斯·兰·弗利尔奖章。关于西洋美术的主要著作有：《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916年)；《乔托及其门徒》(Giotto and Some of his Followers, 1917年)；《美术纲要》(Essentials in Art, 1920年)等。1918年在日本讲学和1920年旅居中国时，开始密切关注东方美术。1924—1925年，在巴黎展出个人收藏的东方艺术品。对中国古代艺术十分热爱，并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方面主要著作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1924年)；《中国雕刻》(Chinese Sculpture, 1925年)；《北京故宫》(The Imperial Palace of Peking, 1926年)；《中国绘画史》(Histoire de art anciens, 1929—1930年)；《中国花园》(Gardens of China, 1949年)等。这些著作在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1966年6月26日逝世，享年八十七岁。



(资料来源: 日本《岩波西洋人名辞典》1981年版、日本  
《外国人名事典》、英国《国际名人录》1965—1966年版)

## 图版目录

1. 西直门附近西城墙的内侧
2. 分三段修缮的平则门（阜成门）的南面马道
3. 内城与外城交接点及东南角楼
4. 外城墙的西北角
5. 西南角楼
6. 平则门（阜成门）的内外城楼与瓮城
7. 平则门（阜成门）箭楼侧影
8. 西直门门楼侧影
9. 齐化门（朝阳门）门楼前景
10. 东直门门楼城洞透视
11. 东直门门楼侧影
12. 哈达门（崇文门）门楼街景
13. 从南面看前门门楼
14. 安定门门楼与门前部分场景
15. 安定门箭楼与瓮城中的庙宇
16. 德胜门箭楼与瓮城残垣
17. 穿过西便门城洞的骆驼队
18. 东便门的外门道
19. 沙窝门（广渠门）内外城楼和瓮城侧影
20. 彰义门（广安门）门楼和瓮城侧影
21. 彰义门（广安门）瓮城内景和门楼
22. 右安门冬季骆驼队
23. 前门的门楼和箭楼

24. 前门门楼
25. 前门箭楼
26. 前门箭楼前景
27. 前门箭楼侧景
28. 德胜门箭楼侧景
29. 德胜门箭楼
30. 德胜门箭楼
31. 东南城角楼
32. 东南城角楼
33. 古观象台
34. 古观象台
35. 崇文门东城墙侧断面
36. 崇文门东段城墙砖断面
37. 鼓楼
38. 钟楼
39. 故宫角楼
40. 金土城遗址
41. 金土城遗址
42. 蓟门烟树碑

## 原 序

我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的美，鉴于北京城门在点缀中国首都某些胜景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鉴于它们对周围古老的建筑、青翠的树木、圯败的城濠等景物的美妙衬托，以及它们在建筑上所具有的装饰价值。无论从历史的还是地理的角度来看，这些城门中仍有一部分可视为北京的界标，它们与毗连的城墙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座伟大城市的早期历史。它们与周围的景物和街道，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别具一格的优美画图。

就是这样一些印象，促使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北京城门进行了专门研究，力图把它们的美体现在一系列照片里；至于这种愿望达到的程度如何，则有待读者判断。

对北京城门艺术风格的兴趣，使我渐渐产生一种愿望，即了解一下它们作为古迹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研究它们的修建史与历代沿革。作为历史和建筑学研究的材料，城门的周围环境及城门所依附的城墙，也同样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对这些材料研究得越深入，就越体会到里面包含着理解中国历史某些重要篇章的可贵线索。这一点虽然在书中反映得很少，但仅凭我能提供的片断资料就可以使读者认识到：北京的城门和城墙，与过去的历史有很深远的渊源；尽管它们在许多地方已经旧貌换新颜，但总的说来依然古旧，布满着已逝岁月的痕迹和记录。

本书的史料主要根据中国地方志，这些地方志载有关于早期朝代的城门和城墙的大量资料，任何一种外国文字未曾

如此详尽地发表过。除了这些文字记载，别的材料可在古城本身发现，主要是镶嵌在城墙和城门各处的碑记和城砖上的印文。这些材料已经被仔细地搜集起来，并用于史学问题的研究和对古城各部分的考证。不过所有这些文字性证据仅仅是技术上和建筑学方面分析的实证，这些实证在无文献资料可供查考的情况下，常成为历史研究和考证的主要依据。

当然，进行上述工作时不能不受到某些限制：比如不能对建筑物进行任何材料鉴定；不能挖掘城墙或为了近距离考察建筑物上部而架设脚手架。但内务总长允许我绘制某些城门的实测图。这些实测图都是在作者监督下由中国绘图员绘制的；毫无疑问，它们不仅是研究北京城门而且也是了解中国一般建筑的最珍贵的确切资料。归根结蒂，北京城门是体现中国建筑一般规律的典范。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本人曾得到各方面人士的协助，使我深为感激。本书引用的中文史料，是由培华学校的鲍登·史密斯（A·G·Bowden—Smith）小姐及其助手们翻译的，引文部分的编译应归功于她，文责也由她自负。碑记和砖文，大部分是我的中国老师周谷城先生极为仔细和耐心地记录下来的；其中一部分由英国公使馆的司各脱（Scott）先生译成了英文。

著名的鲍梅斯特·泰勒先生（Baumeister Thiele）多次给我以可贵的实际帮助，他还介绍我同中国绘图员联系。他们在我指导下所做出的工作成绩，体现在本书所采用的测绘图中。

前几年主持前门改建工程的建筑师罗思·凯格尔（Rothkegel）先生惠然为我提供了前门箭楼的测绘图和前门平面

图。

我也格外感谢英国皇家建筑学院的贾普 (Jupp) 先生，承蒙他为本书中一些有关建筑方面的说明进行了校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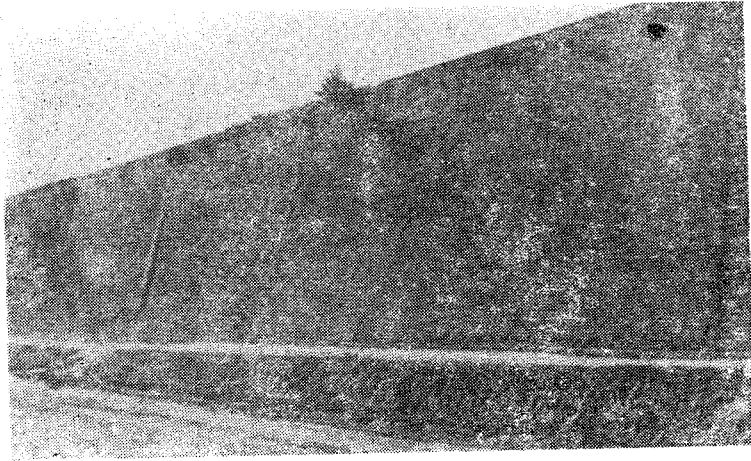
本书著述中的困难就是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许多中文词汇和名称。当然，最理想的办法是给这些字一一标出中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做到，因此，东方研究学院的叶先生把较重要的中文词语编汇成表，聊补正文不录汉字之弊。

汉语的英译，基本根据韦氏拼音；不过我知道其中有某些偏差，如以e代替é之类。另外，我很清楚在中文的复合名词中使用大写字母未免过于武断。尽管有某些省略和不规范之处，我仍然希望，本书对于友好的读者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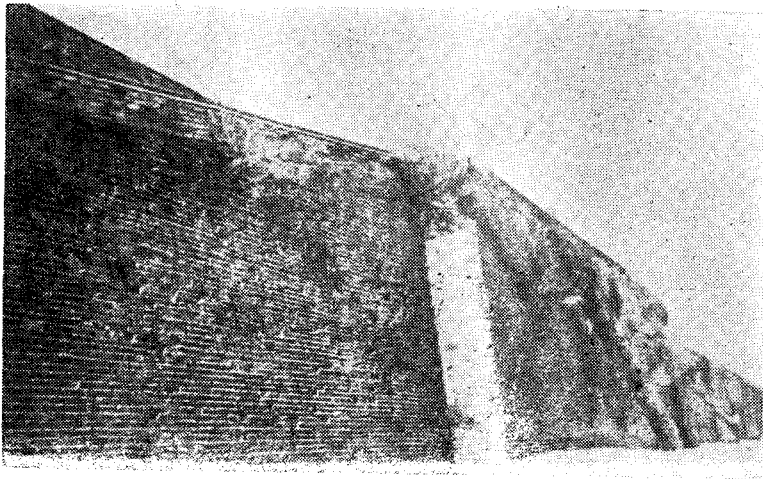
我所付出的努力，或许有助于那些在中国语言和历史的研究领域中比作者更内行的人，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推进一步。如果我能够引起人们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这些历史古迹的新的兴趣，能够多少反映出它们的美，那么，就满足了我的心愿，并感到自己对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

奥斯伍德·喜仁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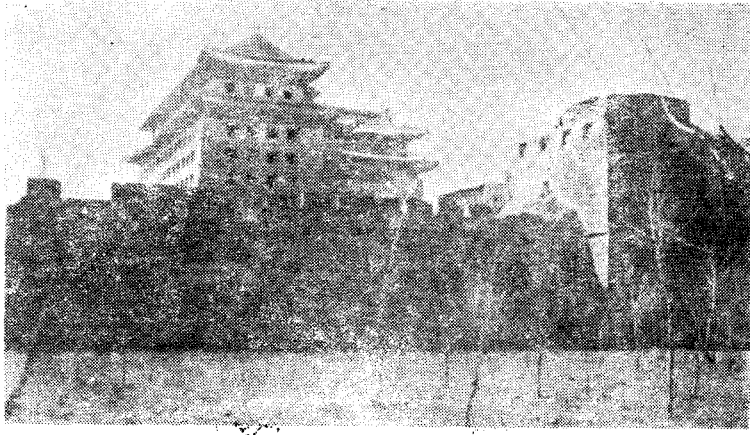
一九二四年五月于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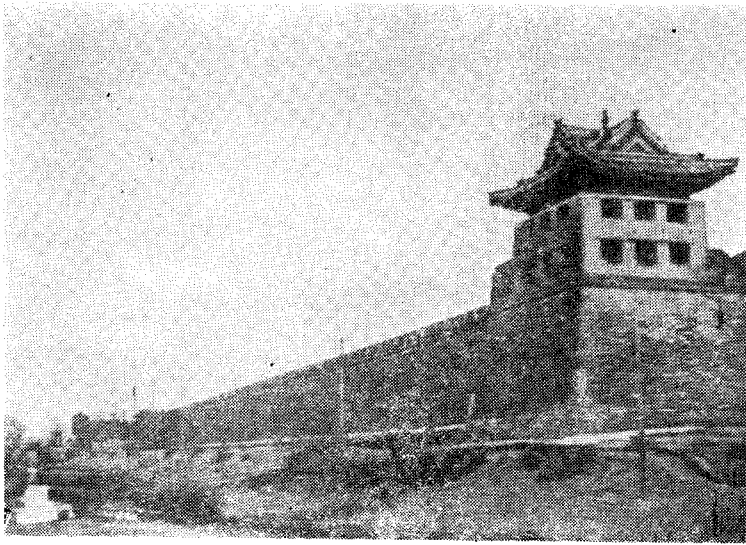
1 西直门附近西城墙的内侧



2 分三段修缮的平则门（阜成门）的南面马道



3 内城与外城交接点及东南角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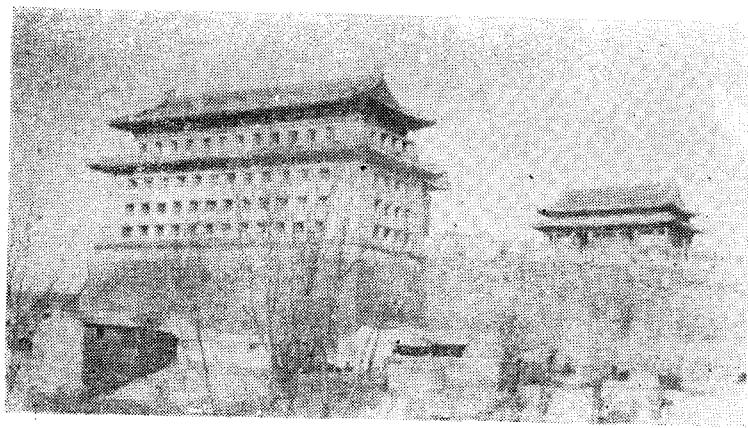


4 外城墙的西北角





5 西南角楼



6 平则门（阜成门）的内外城楼与瓮城